

美国电影史事拾零

邵牧君



美国电影史事拾零

邵牧君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文联平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24 印张7 插页2 字数135,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50册

ISBN 7—5407—0337—7/1·253

定价: 6.50元

前言

1984年,我应上海《艺术世界》杂志之约,开始为它撰写点电影史话,按期连载,但因其他事务缠身,几年来竟没有写出多少,后来索性中断了。面对这些零散材料,觉得弃之可惜,便又勉力补写了十来篇,合成一卷出版。按我原来的意图是以世界电影史事为撰写对象的,后来才发现自己是“志大才疏”,原来我的电影史知识十分有限,出了美国,下笔便不那么自如了。于是不得不收缩为“美国电影史事”。不过,鉴于美国电影史在世界电影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好莱坞电影至今称霸西方世界,对美国电影有更多些了解,似乎也有必要。

我发表这本小书的目的,是想加强读者对电影艺术的兴趣和关注。自从有了电视,电影院的门庭便日渐冷落。在一些西方电影大国,影片产量急剧下降。于是有人惊呼,电影即将消亡,新兴的“电视艺术”将取而代之。近年来在国内也有类似的呼声。我对此种说法颇有悵悟,倒不是因为 I 从事电影研究数十余载,其中夹杂了感情因素,即使揆诸事实,如美国电影业在1986年收入达三十七亿美元,成为美国电影史上第二个盈利最多的年头,可见所说电影消亡纯属杞人忧天。至于电视艺术之说,从理论上 I 来考察,纯属神话。

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电影和电视有过一个长达十余年的“对抗时期”。这场对抗主要是电影业发动的。好莱坞为了争取观众,打垮电视

业，一方面大力发展电影新技术，如宽银幕、立体电影等，并加强影片的观赏性，如下大成本拍摄大场面的“巨片”和穿插不适合家庭观赏环境的性和暴力场面等；另方面则拒绝给电视台供片，企图掐断电视节目的来源。这场对抗的后果是双重的，既有积极因素，如促进了电影艺术的发展和促使电视业自力更生地独立发展电视片的摄制活动；也有消极面，如影片内容一度向低级趣味靠拢，在经济上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以及妨碍了人才交流等。人们从这一历史经验中得出的重要结论是：影视本是一家，两者仅仅在摄录和传播技术上有所不同，作为视听艺术，并无本质差别。展望未来，磁性录象、电视发射台和高清晰度屏幕肯定要取代光学摄影、放映机和电影银幕。这一技术动向在美国、日本和英国已经十分明显。可以断言，电视技术将使电影在制作工艺上发生一场革命。然而电影作为一门艺术是不可能被取代的。这是因为电视和广播一样，它只是一种技术手段，一种传播媒介，在对现实生活的审美把握和艺术再现上，并不具备独立于其他艺术的新元素。当前无论在国内外，所谓“电视艺术”还只是一个涉及节目编排方式等非美学元素的实用性概念。

既然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将是永存的，我们对电影史的关注自然便变得十分必要。以美国来说，美国电影发源于纽约，兴盛于好莱坞，虽说迄今还只有九十多年的历史，但其间人才辈出，名作迭见，佳话频传，丑闻不断，绝非百十卷书，所能尽述。仅美国国内，记叙美国电影史事之书，已数以千计。除了通史、断代史、各种类型史等正规著作外，还有大量从非艺术角度（社会、政治、经济、技术）撰写的史书，以及人物传记、回忆录、访问记、史料集、轶事录、画册等等，简直是浩如烟海，不胜涉猎。我在这片书海中徜徉数十年，亦仅能窥其一斑而已。而且，由于近年来保守主义在美国抬头，人们的怀旧情绪浓烈，不仅对三十和四十年代电影重感兴趣，甚至掀起了一股“默片热”。人们对了解当年的影人影事，变得更加热中了。当然，我说这些，其实都跟这本小书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在加强对美

国电影史的研究上，本书不可能起任何作用。书中所“拾”之“零”，只是美国电影史事的万分之零点零零……而已。但如果它尚能使读者觉得有所得益，我还是愿感继续“拾”下去的呢。

1987年4月14日记

目 次

前 言.....	邵牧君
从打喷嚏开始的事业.....	1
格里菲斯的晚年.....	5
电影是教唆犯.....	8
禁映!	11
“专利权之战”始末.....	15
“明星”的悲剧.....	20
拍摄惊险镜头的代价.....	24
沾血的金钱.....	28
当一个默片导演.....	32
好莱坞的外籍人.....	38
好莱坞异端：斯特劳亨.....	45
梅育发迹史.....	51
塔尔堡其人其事.....	56
嘉宝之谜.....	61

蓓蒂·戴维丝试镜记·····	68
越狱犯的血泪控诉·····	74
好莱坞一大冤案·····	79
有声电影史前史·····	85
华纳公司发迹史·····	91
《唐璜》问世的前前后后·····	95
《爵士歌王》获胜记·····	99
代理人世界·····	103
好莱坞的无名英雄——电影编剧·····	111
奥立弗终于学会了演电影·····	117
希区柯克从影记·····	123
银幕情侣——赫本和屈赛·····	130
话说恐怖片·····	135
好莱坞的毒疮——“闲话专栏”·····	139
好莱坞的政治关系网·····	145
犯罪与电影·····	149
沉默的代价·····	153
《温特·基尔斯》内幕·····	156

从打喷嚏开始的事业

美国电影史教授阿瑟·奈特说，电影是于1893年始于“一次戏剧性而又形象地描述一个人打喷嚏”。美国出版的《电影之最》一书也说，世界上最早的第一个特写镜头，是狄克逊拍摄的美国杂耍演员弗列德·奥特的打喷嚏镜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情是从1893年芝加哥举行的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四百周年而举行的盛大世界博览会开始的。为了使这个博览会更加丰富多采，博览会的一名筹备人员想起了他曾见



美国电影发明人爱迪生



没完没了的喷嚏

过一种“电影视镜”，它的外形像一个大钱柜，上面装有放大镜，当转动柜内的一条长达五十英尺的胶质软片时，人们可以看到一个个活动的表演动作。他对这个新发明极感兴趣，认为它足可以同当时新发明的留声机媲美。于是他就派人去纽约同“电影视镜”的发明人爱迪生联系，要求爱迪生同意在博览会上展出他这个尚未公诸于世的绝妙玩意儿，并专为博览会提供一些“影片”。

爱迪生表示他愿意接受这个要求，但他手头既无现成的机器，更没有现成的影片。幸好博览会临时因故延

期举行，爱迪生便同意为博览会全力赶制。

1893年2月1日，爱迪生花了六三〇·六七美元，在新泽西州的西奥朗其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摄影棚。和爱迪生合作并担任摄影师工作的英国人狄克逊称它是“电影剧场”。那是一个桥形的建筑物，底部有一个转轴，可以使这个长方形平台跟随着太阳转动，因为那时还没有人工照明，拍摄时全靠阳光。爱迪生的其他助手们给它起了个译名叫“黑玛利亚”。

“黑玛利亚”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轻便马车，可以沿街招呼。平台上正对阳光竖起一块墨墨的景片，演员就站在这个象煤窖似的背景前表演，所以拍

出来的画面真是黑白分明，反差极大，根本不存在任何中间影调或层次。当时人们需要的只是尽可能清晰的影象，看着它活动起来，真令人兴奋不已。

在平台演出的当然不可能是专业电影演员。那时玛丽·壁克馥还未出生，卓别林也只有三岁。于是爱迪生就去滑稽剧团找来了杂耍演员弗列德·奥特，要他在摄影机前演出他的拿手绝技：招之即来的喷嚏。

奥特身材高大，打起喷嚏来强劲有力，在美国东部是赫赫有名的。这回他被请到摄影机前面，对准了太阳。狄克逊作好了开拍准备……但结果却全无动静——奥特的喷嚏竟然打不出来了。

于是，狄克逊急忙差人去取来了世界上第一件电影道具：一盒鼻烟。

奥特使劲闻了半天鼻烟，他那套闻名遐迩的喷嚏机制不知怎的仍不见发动。鼻烟不灵，就换上了胡椒粉。喷嚏迟迟不来，胡椒粉的用量和急速加大，弄得奥特咳嗽不止，涕泪满面，可恶的喷嚏却仍全无踪影。胡椒粉里掺上了鼻烟，一股强烈的辣味几乎使奥特陷于窒息，催出了更多的眼泪鼻涕，直忙到日落西山，眼看打喷嚏无望，才结束了第一天的拍摄日程。

上天保佑，奥特第二天终于在摄影机面前打出了喷嚏。在拍摄这段片子时，奥特是坐在一张桌子后面，狄克逊让一个小伙子扮演一个顽皮的侍应生在奥特背后摇晃一盒胡椒粉。这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电影噱头，也是电影情节的最初雏形。一部五十英尺长的戏剧性而又形象地描述一个人打喷嚏的“影片”宣告了电影诞生！

为芝加哥的哥伦布博览会拍摄的另一些影片，都是诸如此类的滑稽表演。狄克逊既是摄影师，又是导演，还兼任洗印。

尽管爱迪生的摄影棚和这批世界上最早的影片是专为芝加哥的盛典赶制的，但直到博览会结束，“电影视镜”却始终没有制作出来。这架机器直到1894年才宣告完成。所以芝加哥的博览会上终于未能有此节目。有不少撰写电影发明史的人曾记述了爱迪生的视镜影片在博览会展出的“盛况”，有几位还活灵活现地描述了他们据说是在芝加哥博览会上看到的爱

迪生的电影机器。这些记述是全然失实的。在芝加哥博览会上虽然没有展出爱迪生的“电影视镜”，但展出了另外一些电影先驱者们发明的原始电影机器，所以这些记事人不是张冠李戴，便是以讹传讹了。实际上，第一批十架“电影视镜”是在1894年年初才装船待运，但早已赶不到芝加哥博览会了。同年4月6日，这批“电影视镜”运抵纽约，八天后，在百老汇大街一一五五号开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电影厅”。投资人是爱迪生。他虽然早在几年前就发明了“电影视镜”，但他一直拒绝在商业上利用它，因为他顽固地认为公众不会对无声的影片发生持久的兴趣，作为商业是无利可图的。到1894年时他终于改变了主意。正是在爱迪生主持下，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电影企业。

格里菲斯的晚年

1948年7月22日上午，隐居在好莱坞尼克博尼旅馆的戴维·格里菲斯突然摔倒在旅馆的过厅里。他近年来由于饮酒过度，身体健康已大大恶化，虽经几次入院疗养也都无济于事。那天摔倒经急送医院，诊断为脑溢血，拖到翌日早晨，终告不治。电影史上的这位一代巨匠从此结束了他那光辉而又坎坷的一生。

格里菲斯从1908年他三十三岁时才开始踏入电影界，在短短十年中，他把电影从戏剧的附庸提高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他创造了蒙太奇，培养了整整一代名副其实的电影演员，创建了影都好莱坞。但是从1931年起，他却被逐

出了电影圈。直到他去世前的整整十六年里，格里菲斯象幽灵一样在好莱坞时隐时现。特别是到了1947年，他的第二个妻子也离开了他。他搬进尼克博尼旅馆，白天躲在房间里既不接电话也不看邮件，晚上在街上游荡，光顾附



格里菲斯像

近的酒吧。没人理睬他，他也不再有勇气去接触人。他死在彻底的孤独之中。

格里菲斯死后，只有四个人来瞻仰他的遗体。好莱坞没有为纪念他花一分钱，没有雕像，没有石碑，甚至连一块纪念碑也没有。在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世界里，一个不再有票房价值的老人，哪怕他有过多大的贡献，照样是一文不值的。

格里菲斯在1918年以前，在创作上享有较大的自由。一是因为当时美国大电影公司垄断制片活动的局面尚未形成。同时也由于他的影片一直很卖座，尤其是《一个国家的诞生》，以十六万美元的成本赚回了二亿四千五百万美元。这个影片在艺术技巧上有划时代的成就，但它的反动的种族主义内容激起了激烈的抗议浪潮，这反而使愈来愈多的好奇的观众涌去看这部影片。《一个国家的诞生》的巨大商业利润使格里菲斯能不惜工本地拍摄他那更富于实验性的巨片《党同伐异》。他为片中“巴比伦的陷落”这场戏搭建了纵深达一英里的巨型布景。巴比伦城墙宽得能并行两辆马车。和城墙一样高（九十英尺）的大柱子顶端雕有高约五十英尺的大象。片中其他各场戏的布景规模也大得惊人。拍戏时每天要出动四百名临时演员。为了准确掌握自然光度，每天都只能拍摄一个多小时（上午10至11点）。这笔惊人的费用使投资者纷纷发出怨言，格里菲斯一怒之下，把全部投资独力承担了下来。但没有料到这部巨片由于在艺术构思上过于走在群众接受能力的前面，以致在卖座上一败涂地。格里菲斯从此债台高筑，同时也失去了自由创作的可能。

格里菲斯好不容易在1931年意外地又得到了一个独立制片的机会。1929年时，美国财政部发现格里菲斯在1920年多付了一大笔税款，决定发还。这笔钱加上一小笔银行贷款和联美公司付给他的一些发行税，使有可能拍一部低成本的影片。他选中了左拉的一篇描写酗酒的小说，加以改编，取名叫《斗争》。他本希望租用派拉蒙公司在长岛的摄影棚，但是谈判失败了，不得不改到比沃格拉夫公司在布朗克斯的破旧的摄影棚里去开拍。那儿设备简陋，加上剧本质量不佳，让人看不明白它究竟想谴责酗酒

呢还是谴责卖劣酒的人。格里菲斯又缺乏运用有声技术的经验，以致表演显得很虚假夸张。影片在1931年12月10日上映后，观众都忍俊不禁，评论界则嗤之以鼻。有一家报纸则声称出于对格里菲斯的尊重而恕不置评。格里菲斯遭到这一打击后便一蹶不振了。

1933年，格里菲斯重返故里，在肯塔基州他哥哥的农庄上闲住。不久后，他又迁居路易斯维尔的一家旅馆，关起门来撰写自传。1936年，他同一个比他小三十四岁的女演员结了婚。这是他第二次结婚。他在婚后精神振作了一阵子，并于1939年重返好莱坞，为哈尔·罗奇的《公元前一百万年》一片担任艺术顾问。可惜好景不长，他同罗奇又因意见不合而闹翻，后来该片上映时片头字幕上根本没有刊上他的名字。在此后的年月里，格里菲斯愈来愈受到冷落，他的孤傲的性格也使他愈来愈远离他的朋友们。名导演乔治·顾柯对好莱坞巨头们的冷酷态度愤愤不平，曾去找米高梅公司的首脑路易斯·梅育要求公司发给格里菲斯养老金，以表示好莱坞对这位伟大的电影先驱的尊敬。梅育果然去跟格里菲斯作了一次长谈，告诉他当初自己的发迹就是由于买到了《一个国家的诞生》在新英格兰州的发行权，又说他当时为了买发行权，到处借债，还把家里的东西，甚至包括他妻子的首饰全部变卖抵押一空，等等。但他对格里菲斯的敬意也就表到此为止，至于养老金之类却杳无下文了。

格里菲斯于1948年7月去世时终年七十三岁。他的凄凉晚景好容易使人联想起法国的梅里爱——这位曾给电影艺术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先驱者同样也在新兴的大电影公司的无情挤压下，最后不得不流落到蒙马特尔火车站上去靠贩卖玩具为生，于1938年孤独地病死在巴黎的贫民收容所里。当格里菲斯的遗体在好莱坞入殓之日，他的一位挚友赫布·斯特恩拒绝同前来送殡的某些制片人坐在一起，因为这些人应当并且可能帮助格里菲斯的，但是他们却一直对这位悲惨的老人置若罔闻。赫布·斯特恩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的抗议又何曾使那些巨头们有丝毫的内疚之情呢。

电影是教唆犯

“电影是教唆犯!”第一个发出这一呼声的,是芝加哥的一批社会改良主义者。这批人在本世纪初发起了一个“重振道德运动”,以清除大城市里的罪恶行为为己任,认为犯罪的根源是“城市居民缺乏正当的娱乐活动”。他们大声疾呼要控制一切娱乐活动:“娱乐是制止犯罪的良药,越早采取行动管好娱乐活动,社会病害就越易治理。”这批人中的骨干分子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天主教徒,有相当巨大的社会影响,他们以芝加哥为据点,触角遍及全国。这个“重振道德运动”把重点放在两件事情上,一是加强对儿童的道德教育,杜绝一切足以影响儿童身心健康的不道德的娱乐活动;二是对移民实行“美国化教育”,要求移民们接受“美国的道德法则”,即某种来自英国的清教徒生活方式。

当“重振道德运动”开始兴起之时,电影虽然还只是一种“无声的照相剧”,却已经迅速成为最受群众欢迎的娱乐品。它把人们从弹子房、跳舞场、酒馆里吸引过来,尤其是那些初来美国的移民们,很快就把电影院当作“酒馆的代替品”。瓦契尔·林赛描写当时的情况说:“常常是每当一家电影院开张营业,在它左右毗邻的酒馆便宣告破产。”电影的巨大吸引力立刻使社会改良主义者警觉起来,特别是当他们看到在大批涌向电影院的人群中,儿童和移民占有绝大多数。因为“无声的照相剧”作为一种用画面来讲述故事的手段,非常适合儿童的接受能力,而无声电影没有语言隔阂

这一特点又符合了外来移民的需要。

社会改良主义者对电影很快就采取了行动。他们大力游说芝加哥的市府官员和各种公民团体，要他们一起出面干预电影院的上映节目。他们的游说产生了效果，市府官员和许多公民团体都表示同意电影具有“教唆犯罪活动和挑起反社会行为”的作用。芝加哥的社会改良主义者简·亚当斯说：“一旦孩子们，特别是男孩们，进了电影院，母亲们便无法管教他们了。”她说她并不“反对”电影，但主张由警察局和公民团体对电影院的放映节目实行“监督”，“如果对电影进行适当的引导，它便能起教育作用，给观众上重要的道德课，提高生活的质量。”但是，《芝加哥论坛报》则认为电影一无是处，认为电影院“没有正当的存在理由”，因为它们“迎合儿童的最早下的欲求”，“应当立即予以取缔”。

早期的美国电影是一种市井娱乐，从争取观众的角度出发，它的内容是以描写平民阶层的生活为主的。出现在银幕上的都是“警察和小偷、牛仔和产业工人、农夫和乡村姑娘、小职员和小政客、酒鬼和女仆、小业主和修理工”。古典文艺的崇高主题同电影是绝缘的。最卖座的一些影片的名字是什么《坑人的银行家》、《美国牛仔历险记》之类。资本家或其他有钱人常常在银幕上受到嘲弄或出丑，这只是为了迎合贫民的心理要求和潜在愿望，还谈不上什么社会批判意识或民主进步倾向。既然影片描写的是美国社会的生活现实，自然免不了有表现犯罪行为的场景。这就给自命为“城市拯救者”的“重振道德运动”分子以抨击电影的口实。为了阻止这类“不良”娱乐品进入影院，芝加哥市议会终于在1907年11月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个电影检查法，明令禁止“不道德的或淫猥的”影片，并授权警察局发放上映许可证，凡未经检查通过的影片一律不准公映。

电影检查法刚刚通过颁行，芝加哥警察便立即于1908年初对《詹姆斯家的小伙子们在未苏里》和《夜间骑行者》等两部影片采取查禁行动。已经购买了这两部影片的放映权的影院老板杰克·布洛克获悉警察局扣发

上映许可证后，便把影片送到警察局去要求检查，并去法院控告警察局盲目滥用职权。但是布洛克的努力全然无效。伊利诺斯州法院判决说，虽然《詹姆斯家的小伙子们在未苏里》之类的影片描写的是“这个国家的历史事件……这并不等于说它们不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们“必然要表现犯罪活动……而《夜间骑行人》之类的影片只能是表现邪恶行为、杀人放火。”这两部影片的实际内容究竟是什么，如今已无从查考，因为影片拷贝早已无存，唯一留下的只是法院档案里关于这些影片的查禁判决。

《詹姆斯家的小伙子们在未苏里》和《夜间骑行人》被查禁一案是世界上第一个有文卷可查的影片查禁判例。它对于肯定美国电影检查的合法性起了重大的作用。伊利诺斯州法院的首席法官詹姆斯·卡特瑞特为了支持芝加哥市电影检查法的“符合宪法的正当性”，声称该项法律的目的是“保证电影企业的正派和道德，而这一目的是在警察权力范围之内的。它是一种预防措施，以便阻止犯罪性质的和为法律所禁止的放映活动。”法院的判决还特别提到“观众问题”：“由于影院票价十外低廉，有大量儿童和看不起剧院演出剧目的贫民进入影院。这类观众的年龄、教育程度和生活状况使他们亟需得到保护，免受淫猥的和道德的表现的罪恶影响。”

查禁“不道德影片”的行动初战告捷，芝加哥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大为兴奋。警察局的电影检查官整天忙于剪掉影片中涉及暴力、凶杀和诱拐的场景，或干脆查禁整部影片。为了进一步搞好电影检查，芝加哥市于1914年建立了一个十人委员会，委员男女各半，以代替警察局行使检查任务。委员会的新做法是给不宜儿童观看的影片发放“粉红色上映许可证”，“只准成年人入内”。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影片分级制的先例。从此以后，以影片分级制为特点的电影检查制度便在美国牢固确立，初期由官方人士负责分级，后来则由好莱坞自建机构负责分级。结果“儿童不宜”反而成了制片商的追求目标，美国社会的犯罪率也不仅未见下降，反而日益上升。这肯定是当年指责电影是教唆犯的芝加哥社会改良主义者们始料未及的。